



原住民新校庭運動：始まつたら主任だけでは留まらない
New Campus Movement: It's Not Only the Director's Business
文・圖：萬凡齊（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新校園運動計畫助理）

原民新校園運動： 動起來的不能只有主任

2017年6月，在原民新校園計畫草創初始的階段加入計畫團隊，從實施計畫開始編撰。全案依據計畫主持人鍾松晉副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與計畫協同主持人李松根博士所研究及實踐多年的「社區PK賽」競賽型營造模式，以德國組構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的「文明進程」理論為基礎，將賽程依競爭的形式、強度，及資源的多寡、分配的方式有所不同，大致區分為兩個階段：一、30萬元，小規模、示範性質的操作；二、100-500萬元不等，大規模、實驗並實踐以永續傳承為目標的校園營造。

競爭模式的計畫設計精神

計畫精神為透過團體賽事中，因競逐資源所必須的共識凝聚、操作策略的擬定、集體與個體的控制等執行各階段，作為提高團體認同感、乃至提升文化或所謂文明素養的手段。（在此所謂「文明」非指進步史觀中相對於「野蠻」的概念，僅為高度自我「文化」認同之表徵。）換言之，計畫的目標其實是以硬體施作為載體，跨族群、跨部門分工整合規劃設計思考的翻轉才是主體。



初來國小家屋。

在目前仍以國民政府後的中華文化為主體、西方設計美學為主流價值的社會情境中，要將營造計畫的論述主體轉換成學校與原民部落共同營造，所需要的並不只是主詞及文化符碼的換置而已，其背後複雜的歷史時空脈絡不容忽視。因此同樣在做社群營造，主題的切換想來容易，執行上並不輕鬆。



吳校長（右1）向輔導委員團解說家屋之於校園生活的用途。

如此競賽模式的社區營造計畫，李松根博士的團隊從2003年就開始操作了。而鍾松晉教授的計畫團隊，經營實績包含國民教育校園校舍及宿舍建築、學校社區共融設施（圖書館、遊具等）、雲林縣社區規畫師、雲林縣客家文化環境營造等，無論是資歷、資源都非常豐富，唯獨還沒嘗試過原住民族學校或部落營造等相關的議題。因此原民新校園運動執行模式可以參考既有計畫案，甚至是延續20年前的921新校園運動中，校園空間規畫以整合在地社區（或部落）需求為重的設計理念，但計畫中「（傳統建築）工程結合（民族教育）課程」項目所需要的跨界整合資源網絡以及思考模式，則必須重頭開始建構。

事實上，在目前仍以國民政府後的中華文化為主體、西方設計美學為主流價值的社會情

境中，要將營造計畫的論述主體轉換成學校與原民部落共同營造，所需要的並不只是主詞及文化符碼的換置而已，其背後複雜的歷史時空脈絡不容忽視。因此同樣在做社群營造，主題的切換想來容易，執行上並不輕鬆。

首先面對的問題在於行政端跨部門的整合：第一次邀請縣市教育處派員出席的說明會，計畫內容說明還不到三分鐘，就有個承辦大呼一口氣：「哦，這是教務規畫的問題，要我們工程單位來幹嘛？」會中另一位承辦則舉手提問：「你們的計畫名稱可以寫明確一點嗎？新校園運動，長官看到運動兩個字就要我們體健科來承辦！」有意參加計畫的學校也有主任打電話來追問這計畫到底是教學的業務，還是總務的業務。其實，校長才是成功關鍵，因為要兩個部門凝聚共識，合作才有機會。



家屋建完，搭工寮，再築棟穀倉外加個瞭望臺，各種發包採購，整片迷你原民聚落都蓋出來了，然後呢？團隊跟上了嗎？如能跳脫以（個人）績效為核心價值的思考與行動，（不只是計畫，也是指生涯）成果或許會更精采。



水塘、涼亭、拱橋，與木棧道舞台（尚未完工）。



輔導委員林豐澤（左1）、總務主任（左2）、李松根（右2）、校長（右1）。

間，緊挨著學校圍牆，牆外馬路邊就是公車站牌。

初來國小吳校長（漢族）在新到任的狀況下收到計畫徵件的訊息，經過與學校師生家長討論，規劃在水塘邊建造觀塘的木棧道，除了可以做布農族大水傳說的敘事場景外，同時也可以充作表演舞台；整修鐵皮空間，打開圍牆，開放做為公車候車亭使用，除了加設座位區之外，再放個象徵性的三石灶，牆面作為展示學生美術作品之用；另外在幼兒園教室外，由家長共同施作搭建了家屋跟工寮，還墾了一塊菜

再來就是「雇工購料」招標採購的跨平台整合：承上進階版的行政整合問題，就是總務與主計間，針對財務、勞務分項發包，在地工班的尋訪與動員，專業建築師或地方設計工作室、地方社區發展協會等不同單位之間的搭配，工序與介面嫁接的操作策略攻防。

計畫主要的亮點——跨時代的場域整合設計

我們期待看到民族文化場景再造或場域活化，但要呈現哪個階段的文化場景？訪視過程當中，常見由日治時期所立的蕃童教育所改建而成，依相關規定建造有如軍事機關樣式的校園建築，或民國後「莊敬自強」等愛國教條口號、民族救星玉照所組成的場景，校園入口意象有經典的「孔子有教無類」浮雕牆面，入校門過穿堂後有司令台與旗座面向操場的絕對布局。

訓導式愛國主義的教育環境，固然是計畫希望能夠破除或改造的項目，然有些學校或許爭取到的經費規模較大，又追求明顯的績效，於是把這些年代久遠到已漸成歷史場景的景觀全數剷除，覆蓋上大面積又滿版，現代風格的原住民族視覺符碼，既不是傳統文化場景再造，亦非場域活化，著實可惜。有些原民學校校長非常勤奮的向外尋求贊助補助款項，逐年計畫成果累積，又經歷任校長更替，小小的校園，每個空間、明顯的校舍立面，甚至閒置角落，都塞滿了用來爭取經費的裝飾展品、海報標語、傳統建物、或計畫成果，整體空間設計美感不彰，民族教育情境的建構亦流於形式。家屋建完搭工寮，再築棟穀倉外加個瞭望臺，各種發包採購，整片迷你原民聚落都蓋出來了，然後呢？團隊跟上了嗎？如能跳脫以（個人）績效為核心價值的思考與行動，（不只是計畫，也是指生涯）成果或許會更精采。

計畫成果的另一種景致，則是相當「接地氣」的表現。民國後的部落地景多是鐵皮屋工寮或混凝土平房，在此先不做美學上的價值判斷，因現代原民部落的發展中，美感的順序可能遠遠排在生存跟生活之後。部分的原民學校下意識地也將這樣因陋就簡的生活經驗置入施作項目的規畫：釘槍配鐵絲，而且釘刺外露，或者為了行政作業精簡，及後續維護便利便宜，使用塑膠茅草及木料，以避免每3至5年就要更換材料的整修工程，但也少了換一批師生重新操練學習的機會。

案例：台東縣海端鄉初來國小

初來國小的校舍是國民政府來台後所建，方正嚴肅。據了解當時的物資欠缺，因此校舍外牆磁磚還是一般用來鋪設浴廁間的次級磁磚。校門內有個水塘，塘中央有座公共空間是常見的中國宮廷式水泥飛簷涼亭搭配個小拱橋。水塘旁邊的角落有個閒置的鐵皮開放空

圃，除了做為教育場域用途，也讓等候接送小孩的家長，冬天可以自由進出烤火取暖聊天，甚至還會相約開伙煮食共享美食。吳校長說：做到這個階段，晉級獲獎與否已經無所謂，大家一起做得很开心，無價。

於是這個鄉間原民小學的校園景觀，經過親師生共識的凝聚，民族教育設施的營造，破除權威與封閉，讓校園與社區共融，異質空間中的部屬陳展，有意識的尊重在地發展歷程，同時達到文化場景再造及場域活化，很棒。◆



萬凡齊
台中市霧峰區人，1985年生。倫敦大學柏貝克學院電影策展碩士。現任原民新校園運動計畫助理。107年教育部公費留考原民文化資產一般生，目前邊做計畫，邊追尋祖父母輩拒絕承認原民血統的家族史。